

用一生做一个不善入世的教书匠

——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教师宦平的自述

稿件来源：中国劳动保障报 发布日期：2016-09-07（第 5675 期）

我是一个不善入世的人。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每天下班，年轻同事喜欢去踢球或者下棋，唯独我总是格格不入地把自己留在办公室。为了第二天的两节课，我会用圆珠笔一字一字地写出一万字以上的讲稿，有时还强拉着几个同事听我讲一遍。如果他们听得不开心了，我就会改变思路，修改讲稿。我总是讲他们不知道又感兴趣的東西；如果他们知道我讲的内容，我就和他们辩论，直到把他们说到不愿再和我辩下去。一次，当我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地大讲韩愈的《师说》人生，自诩自己也能“抗颜为师”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校长和几位前辈同行坐在后排听课。我大言不惭地说：“大家看，校长都来听我讲课了，这就叫‘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’……”下课铃响，校长一言未发起身就走了——同事后来告诉我，那天校长在听课本上只写了3个字：一个是“好”字，另一个也是“好”字，第三个不太一样，就是“好”字后面多了个“！”。

我是一个不善入世的人。我曾有一个“二零计划”（迈入30岁时的人生规划），那是在工作的第一个十年要实现的愿望。在这十年中，有了我的第一篇论文《技工语文：问题与可供选择的方案》，第一部实验教材《语文》，第一本学生作文集《校徽的故事》。1993年，我第一次来到北京。在颐和园召开的技校语文统编教材研讨会上，会议主持人在会后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宦老

师，你的观点能自圆其说，但要注意表达的方式方法。”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，这句话之所以让我记忆犹新，就在于点中了我的穴位。语文是一门教人如何理解和表述本真的学问——学而不精，仅凭口舌之快，如何服人。于是，我修改了我的“四零计划”。在这第二个十年里，我发表了 60 多篇论文，完成了全国教育科学“九五”“十五”规划重点课题子课题、江苏省社会科学项目子课题各一项。渐渐地，我似乎变成一个另类的人：每当收到“录稿通知”、杂志样刊、微薄稿费以及课题“结项证书”的时刻，才是我最兴奋、最幸福的时刻。

我是一个不善入世的人。翻开这本我留存了 30 多年的笔记本，纸张早已泛黄。上面没有“五零计划”，但先后留下了我作为全国技工院校统编教材《语文》“第四版”“第五版”主编时定下的工作目标：竭尽所能，做出最好的教材，让学生喜欢。为此，我研究民国语文、普教语文，台湾语文、香港语文，美国语文、日本语文；研究王国维、叶圣陶等大家，于漪、钱梦龙等名师，李家声、王泽钊等语文课改的拓荒者……让语文回归本真，让学生成为语文课程的主人，这是我孜孜矻矻的梦想。无论白天、黑夜，总有一个词语或一个标点萦绕在心头。终于，在一列从北京南下的火车上，由我主编的高级技工学校《语文（第二版）》样书，被一位青年旅客从责任编辑的手中接过后，一直阅读到广州并请求购买。让社会认可我工作的价值，是我从教以来从未改变的一个念头。

2016 年，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年份。在主编《工匠精神读本》

的过程中，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：我这一生其实也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努力“把书教好”。看来，2016 年对我来说，是一个新的起点，那就是坚守初心，用这一生做好一名教书匠。（宦平）